

学生资助与大学生的毕业选择

韩丽丽, 田志磊

[摘要] 高校学生资助工作应立足于贫困学生的经济需求, 着眼于大学生的长远发展, 进而改变其命运。实证研究表明, 获得过一种以上资助的学生毕业后升学的概率较大, 对就业起薪也有较高的预期。分类别看,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毕业后更有可能选择升学, 获得助学金和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更倾向毕业后直接就业, 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对未来的预期更不确定; 就起薪收入而言,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预期更高, 获得助学金的学生预期较低。因此, 科学安排资助项目, 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接受高层次教育或就业创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可能性, 帮助他们实现最优的个人发展, 培养他们成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是高等教育资助内涵式发展的最终目标, 也是实现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应有之义。

[关键词] 高校学生资助; 毕业选择; 预期起薪

一、引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要推进教育精准脱贫, 重点帮助贫困人口子女接受教育, 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让每一个孩子都对自己有信心, 对未来有希望。教育部党组书记、部长陈宝生提出, 学生资助的最终目的在于帮助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成长成才, 使他们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 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和进步的机会。当前, 确保占大学生总数 20% 以上的贫困学生不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目标已基本实现, 而要从根本上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实现“个个有技能, 人人有梦想”, 已成为新时代高

[收稿日期] 2018-09-0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对大学生发展的影响及机制研究”(16YJC790022)。

[作者简介] 韩丽丽,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教育部高校辅导员培训和研修基地, 电子邮箱地址: hanlili@bnu.edu.cn; 田志磊, 北京大学中国教育财政科学研究所, zhtian@ciefr.pku.edu.cn。

校资助工作的新诉求和新任务。高等教育资助能否真正帮助大学生“上好学、就好业、走好路”，会影响大学生的毕业选择吗？这是本文重点想要探究的问题。本文选取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分别作为“无偿—效率型”“无偿—公平型”“有偿—公平型”和“有偿—效率型”4种资助类型的代表，通过实证方法分析获得不同的资助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升学、就业或不确定等发展意向的影响，并进一步判断不同资助类型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学生发展是高校学生资助的立足点和着眼点，也是很多资助研究者重点关注的领域。国外关于受资助学生毕业后发展选择的研究起步于21世纪初，大多关注于某一种资助对学生职业选择或预期薪酬的作用效果。Nellie Mae公司在2002年进行的全美调查发现，17%的借款学生认为助学贷款对他们的职业生涯规划有显著影响(Baum & O'Malley, 2003)，且诸多研究表明，需要偿还助学贷款的学生毕业后更愿意选择高薪酬的工作，而非最理想的工作。例如，Minicozzi(2005)发现有更多贷款债务的学生会选择有更高初始起薪，但较低起薪增长率的工作；Rothstein和Rouse(2011)认为贷款使毕业生选择相对高薪酬的工作，并且降低了学生选择低收入的公益性工作的可能性；Nicholson等(2015)认为有较高初始债务的牙医更倾向于开设私人诊所、接受高报酬的工作，并且工作时间更长；相比之下，获得无偿资助的学生则更有可能选择公益性工作(Field, 2009)。对于升学，较多的结论认为资助对更高层次的求学有正向的作用，主要功能体现为降低就学成本，提高高等教育的升学概率(Leslie & Brinkman, 1978)，如Mattana和Joensen(2017)认为增加资助的年份和额度能够提升更高级别学位的毕业率。具体到不同的资助类型，DesJardins和McCall(2008)发现获得GMS(The 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奖学金的学生获得博士学位的愿望更为强烈，Zhang(2013)认为公立大学本科生的贷款对研究生入学率有负面影响，但对私立大学毕业生没有显著影响。

相比于资助对学业的影响，国内关于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影响的研究少之又少，有限的研究集中于获得资助对职业选择、预期薪酬、就业质量等发展选择的影响。Yang(2011)验证了资助对大学生职业选择和预期薪酬的影响，结论表明，资助对于学生就业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会在较小程度上增加学生国内升学、出国留学的可能性，但对学生自我雇佣的选择基本没有影响，且资助对预期薪酬的影响并不显著。此外，不同资助类型对毕业选择的影响也有差异，普遍认为，考虑学习成绩、实践能力等综合素质的奖学金激励措

施对学生就业有积极的作用(黎增、徐州, 2007; 曹同艳等, 2014); 申请了助学贷款学生的就业积极性更高, 他们愿意更早进入劳动力市场, 但就业的选择性相比非贷款学生较低(黄维、要攀攀, 2016); 勤工助学对就业有推进功能, 可以提升大学生的综合素质, 进而提高就业能力(俞佳超, 2010; 王昕, 2011)。纪效琿(2017)论证了不同资助类型和资助力度会对毕业生的就业质量产生不同影响。

从现有的文献资料来看, 研究者更多的是关注某一种类型的资助对学生就业、升学或预期起薪的影响, 没有系统性的梳理, 未能全面反映不同类型的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的作用机制。其次, 现有的研究忽略了将“不确定”作为一种对毕业选择的预期表现, 实际上, 当前有很大比例的大学生对未来并没有明确的规划, 处于“迷茫”“纠结”的状态, 十分需要有针对性的教育和引导, 这也是资助育人的重要环节。再次, 相关研究中缺乏对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校经历等影响因素的作用分析, 没有考虑到学校、教师和朋辈对学生职业发展的引导和帮助, 缺乏有效的政策建议。本文将在控制个体、家庭、学校、教师和朋辈相关变量的基础上, 探讨不同资助模式对毕业选择的影响, 并进一步关注接受不同资助类型的学生对起薪收入的预期。这也是本文的创新点和独特之处。

因此, 本文假设: (1)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升学。一方面,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成绩往往较好, 在学习方面有优势, 继续深造的可能性更高; 另一方面, 获得奖学金能激励学生更加努力奋斗、争先创优, 对持续获奖的预期也会降低继续深造的经济压力和机会成本。(2) 获得助学金可能提高学生选择升学的概率。助学金可以减轻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经济压力, 且不存在偿还的心理负担, 能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学习活动, 对升学的选择更为乐观。(3) 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毕业后选择就业的可能性更大。助学贷款虽能缓解学生的经济困难, 鼓励他们继续攻读研究生, 但随之而来的是一定的债务压力。如果学生认为未来的教育回报不足以弥补当期损失的现值, 继续深造并非好的投资, 便会倾向于投入劳动力市场就业, 减轻经济负担。(4) 参与勤工助学能够促进就业。勤工助学使经济困难学生更早的锻炼技能、适应工作, 为进入社会打下好的基础, 毕业后进入劳动力市场会更为顺利。(5) 学生对毕业后起薪的预期, 也会受到在校期间所获资助的影响。例如, 奖励性资助能提升学生的自信心和自我认知, 偿还性资助会给学生带来经济压力, 因此奖学金和助学贷款对学生的薪酬预期有正向的影响。

二、模型构建

基于研究假设,我们将首先讨论是否获得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的影响,随后重点关注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等不同类型资助的作用,并进一步分析不同资助对起薪收入的预期效用。考虑到被解释变量的取值,分别使用多元选择模型和多元有序模型来预测资助对学生毕业选择和预期起薪收入的影响。

(一)实证模型

1. 毕业选择模型

由于大学生面临的毕业后选择是多样的,分为升学、就业和不确定三种情况,因此使用多元选择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是否获得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

$$Prob(Plan) = \beta_0 + \beta_1 Aid + \sum_{i=1}^n \beta_{2,i} Z_i + \epsilon_i \quad \text{式 1}$$

其中, Aid 代表是否获得资助,即获得任意一种资助,则 Aid=1;反之, Aid=0。

(2)4 种类型资助分别对毕业选择的影响

$$Prob(Plan) = \beta_0 + \sum_{i=1}^m \beta_{1,i} X_i + \sum_{i=1}^n \beta_{2,i} Z_i + \epsilon_i \quad \text{式 2}$$

其中, X_i 代表获得不同的资助类型,即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实证检验,一是 $m=4$,验证是否获得某一类资助(可同时获得其他类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二是 $m=1$,即以无资助为基准项,进一步验证仅获得某一类资助(同时未获得其他任何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

2. 预期起薪模型

由于预期起薪是有排序的离散数据,以 3000 元、5000 元、10000 元为界分为 4 个薪酬区间,由低至高赋值为 1—4,因此使用多元有序 logit 模型进行回归分析。

(1)是否获得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Prob(Salary) = \beta_0 + \beta_1 Aid + \sum_{i=1}^n \beta_{2,i} Z_i + \epsilon_i \quad \text{式 3}$$

同上, Aid 代表是否获得资助,即获得任意一种资助,则 Aid=1;反之, Aid=0。

(2)4 种资助类型分别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Prob(Salary) = \beta_0 + \sum_{i=1}^m \beta_{1,i} X_i + \sum_{i=1}^n \beta_{2,i} Z_i + \varepsilon_i \quad \text{式 4}$$

其中, X_i 代表获得不同的资助类型, 即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我们采用两种方式进行实证检验, 一是 $m=4$, 验证是否获得某一类资助(可同时获得其他类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二是 $m=1$, 即以无资助为基准项, 进一步验证仅获得某一类资助(同时未获得其他任何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上述模型中, β_0 表示常数项, ε 表示估计误差项, Z_i 代表控制变量的矩阵, 包括性别、兄弟姐妹人数、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得分、学历层次、所学专业、成绩排名得分、参加课外活动情况、师生交流得分(主要指与辅导员交往情况)等控制变量。下面将就数据来源和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进行说明。

(二)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本文采用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的新生适应性调查项目数据。整个新生调查分为新生入学调查问卷和新生年末调查问卷。“新生入学调查”的核心内容是学生的个人背景信息、高中经历和大学预期。“新生年末调查”则是考察第一学年结束时新生的参与程度和变化, 衡量大学第一年个人的发展, 主要内容包括入学调整情况, 学习行为和努力程度, 经济状况和接受资助情况, 师生互动和校园支持性环境情况, 以及学习成果和个人发展情况。参与新生调查的高校包括 3 所本科院校和 3 所大专(高职)院校。问卷采用网上调查的方式, 年初调查问卷填答对象为各高校 2011 年秋季入学的新生, 年末调查问卷填答对象为各高校 2012 年春季在校生中参与 2011 年秋季入学调查的学生, 最终将两次调查的回收问卷进行匹配得到有效样本。文中所采用的变量, 除性别、兄弟姐妹数、父母受教育年限、学历层次、所学专业等个体特征和背景变量选取 2011 年秋季入学调查数据, 其他均取自 2012 年春季调查数据。

影响学生发展规划的因素有很多。我们假设是否获得资助(以及获得不同类型的资助), 个体特征(性别、兄弟姐妹人数)、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得分)、学校经历(学历层次、专业、成绩排名得分、参加课外活动情况、师生交流得分)等都是影响学生毕业后预期的重要指标。表 1 报告了实证检验中涉及的变量。

表 1 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指标	变量	测度方法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因变量						
plan	毕业选择	选择升学, 赋值 1	881	1.951	1	3
		选择就业, 赋值 2	2848			
		选择不确定, 赋值 3	667			
salary	预期起薪	低于 3000 元, 赋值 1	2726	1.477	1	4
		3000—5000 元, 赋值 2	1185			
		5000—10000 元, 赋值 3	289			
		10000 元以上, 赋值 4	96			
关键自变量						
aid	是否获得资助	获得任意一种资助, 赋值 1; 其他为 0	4449	0.353	0	1
scholar	获得奖学金(含同时 获得他类资助)	获得奖学金, 赋值 1; 其他, 赋值 0	4449	0.151	0	1
grant	获得助学金(含同时 获得他类资助)	获得助学金, 赋值 1; 其他, 赋值 0	4449	0.245	0	1
loan	获得助学贷款(含同 时获他类资助)	获得助学贷款, 赋值 1; 其他, 赋值 0	4449	0.075	0	1
work	参加勤工助学(含同 时获他类资助)	参加勤工助学, 赋值 1; 其他, 赋值 0	4449	0.083	0	1
scholar'	获得奖学金(以无资 助为基准项)	仅获得奖学金, 赋值 1; 未获任何资助, 赋值 0	4449	0.076	0	1
grant'	获得助学金(以无资 助为基准项)	仅获得助学金, 赋值 1; 未获任何资助, 赋值 0	4449	0.109	0	1
loan'	获得助学贷款(以无 资助为基准项)	仅获得助学贷款, 赋值 1; 未获任何资助, 赋值 0	4449	0.005	0	1
work'	参加勤工助学(以无 资助为基准项)	仅参加勤工助学, 赋值 1; 未获任何资助, 赋值 0	4447	0.004	0	1
控制变量						
female	性别	女生赋值为 1, 男生赋值为 0	4447	0.543	0	1
sibling	兄弟姐妹数	兄弟姐妹个数	3340	1.175	0	10
parentedu	父母受教育年限	取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最大值	4447	3.905	1	8

续表

指标	变量	测度方法	样本量	均值	最小值	最大值
控制变量						
<i>famincomeend</i>	家庭收入得分	11 个区间, 由低至高赋值 1—11 分	4449	2.864	1	11
<i>edu</i>	学历层次	普通本科, 赋值 1; 其他 0	4449	0.457	0	1
<i>major</i>	所学专业	经法教管专业, 赋值 1; 其他 0	4387	0.439	0	1
<i>rankend</i>	成绩排名得分	5 个区间, 由前至后赋值 1—5 分	4449	2.464	1	5
<i>outclass</i>	课外活动	参加课外活动个数	3652	2.092	0	5
<i>instructorinterend</i>	师生交流得分	相关问题赋值加总	3894	13.937	4	20

注: 其中, 奖学金包括国家奖学金、国家励志奖学金和院校奖学金; 助学金包括国家助学金和院校助学金; 助学贷款包括生源地助学贷款、就学地助学贷款及其他学生贷款; 勤工助学指校内通过劳动取得合法报酬的实践活动。资助总体包含以上 4 类, 以及学费减免和绿色通道等资助形式。

1. 因变量: 毕业选择和预期起薪

我们将分别考察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和预期起薪的影响。调查问卷中, 受访学生对于毕业后的预期选择包括“工作、国内升学、出国留学和不确定”4 个选项, 将其分为就业(工作), 升学(国内升学、出国留学)和不确定 3 类, 并设定变量 *plan*“升学=1, 就业=2, 不确定=3”; 针对预期起薪 *salary*, 我们将预期起薪“低于 3000 元的设为 1, 3000—5000 元的设为 2, 5000—10000 元的设为 3, 10000 元以上的设为 4”。

2. 关键自变量: 资助获得情况

研究的核心在于探究资助总体及 4 种代表类型对学生毕业选择的影响。

关键自变量资助总体 *aid* 表示是否获得任意一种资助, 因此将“获得任意一种资助设定为 1, 其他设为 0”。

关键自变量奖学金 *scholar*、助学金 *grant*、助学贷款 *loan*、勤工助学 *work* 分别代表是否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或勤工助学, 包括在获得其中某种资助的基础上、同时获得其他资助的情况。我们将“获得奖学金设为 1, 其他设为 0”“获得助学金设为 1, 其他设为 0”“获得助学贷款设为 1, 其他设为 0”“参加勤工助学设为 1, 其他设为 0”。

关键自变量奖学金(仅) *scholar'*、助学金(仅) *grant'*、助学贷款(仅)

loan'、勤工助学(仅)*work'*代表仅获得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或勤工助学中的某一种资助,同时未获得其他任何资助的情况。我们将“仅获得奖学金设为1,未获任何资助设为0”“仅获得助学金设为1,未获任何资助设为0”“仅获得助学贷款设为1,未获任何资助设为0”“仅参加勤工助学设为1,未获任何资助设为0”。

3. 其他控制变量

在回归过程中,本部分还控制了个体特征(性别、兄弟姐妹人数)、家庭背景(父母受教育年限、家庭收入得分)、学校经历(学历层次、专业、成绩排名得分、参加课外活动情况、师生交流得分)等可能影响大学生发展规划的其他变量,具体包括:

①性别 *female*: 女生设定为1,男生设定为0。一般而言,女生毕业后选择升学的概率较高,就业后对起薪的预期较低。

②兄弟姐妹数 *sibling*: 用调查问卷中兄弟姐妹个数的回答进行衡量。兄弟姐妹人数多的学生,大多来自农村,受家庭经济条件和传统观念的影响,选择直接就业的概率更大,但无法判断其对起薪预期的影响。

③父母受教育年限 *parentedu*: 用父母受教育年限的最高值转化得到,从“不识字或识字很少”“小学”“初中”“普通高中”“中等职业学校”“高职高专”“大学本科”“研究生(硕士、博士)”,分别赋值为0、6、9、12、12、15、16和19。普遍研究认为,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会影响孩子未来的教育程度,学历高的父母可能更重视对子女的培养,时间和资金的投入更多,孩子的素质更好,就读更高层次学历的可能性更大。同样道理,考虑到教育的投资回报率,这类学生对就业的起薪预期也更高。

④家庭收入得分 *famincomeend*: 用“家庭2011年1—12月全年总收入(含奖金补贴等)”度量,选项“低于1万元”“1—3万元”“3—5万元”“5—7万元”“7—9万元”“9—15万元”“15—20万元”“20—25万元”“25—30万元”“30—50万元”“50万元以上”依次为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6分、7分、8分、9分、10分、11分。对于个人规划而言,家庭收入较低的学生可能更倾向于及早就业,对起薪的预期也通常较低。

⑤学历层次 *edu*: 本研究考察的受访学生包括普通本科生,以及专科、高职学生,我们将“属于本科生设为1,属于专科或高职设为0”。可以预期,专科、高职学生更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但就业预期起薪要低于普通本科生。

⑥专业 *major*: 调查问卷中,受访学生的专业分为“文史哲、经法教管、理农医、工科”4大类型,样本量依次为218、1925、188和2056。考虑到“经

法教管”专业在就业方面的特殊性，我们将“经法教管专业设为1，其他专业设为0”。一方面，“经法教管”专业的学生就业的可选择机会多，就业率高；另一方面，这类专业学生如选择深造，教育收益率更高，如研究生毕业再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具择业优势，岗位级别和薪酬待遇也更好。因此，难以判断专业对就业或升学选择的影响，但“经法教管”专业学生的预期薪酬普遍较高。

⑦成绩排名得分 *rankend*：用期末专业排名衡量，依次将“前10%”“11%—25%”“26%—50%”“51%—75%”“76%—100%”赋值为1分、2分、3分、4分、5分，样本量依次为1059、1366、1171、606和247。学习成绩是影响学生是否直接就业以及预期起薪的重要因素，一般而言，学习成绩越好的学生，选择升学的可能性更大，对就业起薪的预期更高。

⑧参加课外活动情况 *outclass*：利用学生参加课外活动数量进行衡量，涉及的课外活动以党校团校培训、学术竞赛（挑战杯、数学建模等）、校园文体竞赛（歌手大赛、篮球赛等）、学生干部培训、社会实践（调研、支教等）5个问题呈现，取值0—5，样本量依次为512、871、1009、635、278和347。参加课外活动一方面会占用学生部分学习时间，有可能对学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有助于增强学生个人综合素质，提升就业能力。因此参加社团活动越多，学生越倾向直接选择就业，同时出于较高的人力资本对就业起薪的预期也更高。

⑨师生交流得分 *instructorinterend*：用“与辅导员之间关系密切并互相信任”“辅导员为我提供学习支持”“为我的品德和个性发展提供帮助”“能够理解我的需求”4个问题来衡量，选项“经常、偶尔、较少、极少、从不”分别赋值5分、4分、3分、2分、1分，4个问题的得分加总即为师生交流得分。根据教育部文件要求，辅导员应当努力成为学生成长成才的人生导师和健康生活的知心朋友。因此，辅导员在学生职业生涯中发挥的作用不容忽视。与辅导员交往和沟通越充分，越能得到关于个人发展中肯且具针对性和参考性的意见，对未来就业或升学的选择就越明确，不确定性越少。

三、回归结果及分析

（一）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的影响

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等不同类型的资助影响着大学生毕业升学、直接就业或是不确定性的选择。表2报告了资助总体以及4种不同类型资助对大学生毕业选择的影响，*mlogit*命令自动选择了观测值最多的

“就业”选择为参照方案。

其中,模型(1)估计了是否获得资助对大学生毕业后选择的影响。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给定其他变量,获得过资助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升学。说明资助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学生减少经济上的后顾之忧,为人力资本投资创造条件,有助于学生继续深造。

模型(2)估计了不同类型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2)的结果,模型(3)、(4)、(5)、(6)分别估计了仅获得某一种类型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通过结论可知,核心自变量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的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其对毕业选择的影响结果比较稳健。结论如下:

1. 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更可能选择“升学”和“不确定”。一般而言,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成绩较好,升学的机会更多,而奖学金也能进一步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增加了进入更高学历层次学习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来看,当前奖学金评定的标准一般为“学业成就+加分项(包括学生干部、竞赛获奖、社会实践、科研项目、论文发表等加分)”的综合素质测评,要求获奖学生全面发展,有较强的综合能力。因此,这类学生未来将有更多选择的机会,对个人规划不确定的概率也较高。

2. 获得助学金的学生更不可能选择“不确定”,且对于升学没有明显影响。申请助学金的学生往往面临一定的经济困难,对未来的规划普遍清晰明确,更倾向于尽早进入劳动力市场,获得当期收入,缓解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压力。

3. 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对未来的预期更有可能选择“不确定”。一方面,助学贷款有助于缓解大学生上学期间的经济压力,鼓励他们选择继续攻读研究生;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认为继续深造并不是很好的投资,未来的回报不能达到预计的水平,助学贷款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债务压力,会更倾向于投入劳动力市场就业,从而减轻自身债务负担。因此,综合来看,助学贷款带来了毕业选择的不确定性。

4. 参加勤工助学对大学生选择升学或不确定没有显著的影响。参加勤工助学会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学生的学习时间投入,导致他们在选择继续升学方面没有优势。但是,勤工助学有助于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提升适应社会的能力,再加上面临的经济压力,综合因素促使他们更有可能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

表 2 不同类型资助对毕业选择的影响

毕业选择	(1)	(2)	仅获得某种资助			
			(3)	(4)	(5)	(6)
升学						
资助总体	0.292** (0.119)					
奖学金		0.528*** (0.154)	0.967*** (0.206)			
助学金		−0.090 (0.153)		−0.085 (0.175)		
助学贷款		−0.146 (0.249)			−0.201 (0.805)	
勤工助学		−0.263 (0.237)				−0.493 (0.719)
女生	−0.149 (0.121)	−0.149 (0.121)	−0.153 (0.121)	−0.144 (0.120)	−0.146 (0.120)	−0.146 (0.120)
兄弟姐妹数	−0.176** (0.071)	−0.154* (0.071)	−0.150** (0.071)	−0.164** (0.071)	−0.162** (0.071)	−0.163** (0.071)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55*** (0.020)	0.145*** (0.020)	0.142*** (0.020)	0.153*** (0.020)	0.152*** (0.020)	0.152*** (0.020)
家庭收入得分	0.202*** (0.033)	0.177*** (0.034)	0.173*** (0.033)	0.191*** (0.033)	0.192*** (0.033)	0.191*** (0.033)
学历层次	0.932*** (0.160)	0.931*** (0.160)	0.916*** (0.159)	0.999*** (0.158)	1.001*** (0.157)	0.999*** (0.157)
经法教管专业	0.664*** (0.124)	0.630*** (0.126)	0.624*** (0.124)	0.714*** (0.122)	0.715*** (0.122)	0.714*** (0.122)
成绩排名得分	−0.233*** (0.051)	−0.221*** (0.052)	−0.210*** (0.051)	−0.259*** (0.050)	−0.259*** (0.050)	−0.258*** (0.050)
课外活动	0.099** (0.042)	0.100** (0.042)	0.103** (0.042)	0.101** (0.042)	0.101** (0.042)	0.100** (0.042)
师生交流得分	−0.017 (0.015)	−0.016 (0.015)	−0.016 (0.015)	−0.016 (0.015)	−0.016 (0.015)	−0.016 (0.015)
常数项	−3.496*** (0.385)	−3.279*** (0.385)	−3.292*** (0.380)	−3.366*** (0.382)	−3.344*** (0.378)	−3.349*** (0.378)

续表

毕业选择	(1)	(2)	仅获得某种资助			
			(3)	(4)	(5)	(6)
就业	(base outcome)					
不确定						
资助总体	0.163 (0.130)					
奖学金	0.544*** (0.171)		0.985*** (0.229)			
助学金	−0.450*** (0.173)		−0.601*** (0.223)			
助学贷款	0.517** (0.235)		1.151** (0.580)			
勤工助学	−0.021 (0.245)		−12.362 (380.396)			
女生	0.066 (0.131)	0.059 (0.132)	0.061 (0.132)	0.062 (0.132)	0.069 (0.131)	0.074 (0.131)
兄弟姐妹数	−0.063 (0.072)	−0.047 (0.072)	−0.046 (0.071)	−0.046 (0.071)	−0.055 (0.071)	−0.053 (0.071)
父母受教育年限	0.115*** (0.021)	0.106*** (0.022)	0.103*** (0.021)	0.107*** (0.021)	0.114*** (0.021)	0.112*** (0.021)
家庭收入得分	0.129*** (0.038)	0.105*** (0.038)	0.103*** (0.038)	0.112*** (0.037)	0.124*** (0.037)	0.120*** (0.037)
学历层次	1.009*** (0.166)	0.991*** (0.166)	0.969*** (0.165)	1.064*** (0.164)	1.037*** (0.164)	1.045*** (0.164)
经法教管专业	0.122 (0.133)	0.060 (0.136)	0.059 (0.134)	0.132 (0.132)	0.151 (0.132)	0.142 (0.131)
成绩排名得分	−0.115** (0.054)	−0.095* (0.055)	−0.083 (0.055)	−0.125** (0.053)	−0.129** (0.054)	−0.123** (0.053)
课外活动	−0.011 (0.047)	−0.012 (0.047)	−0.008 (0.047)	−0.011 (0.046)	−0.011 (0.047)	−0.009 (0.047)
师生交流得分	−0.040** (0.016)	−0.040** (0.016)	−0.039** (0.016)	−0.040** (0.016)	−0.040** (0.016)	−0.039** (0.016)

续表

毕业选择	(1)	(2)	仅获得某种资助			
			(3)	(4)	(5)	(6)
常数项	-2.844*** (0.404)	-2.654*** (0.406)	-2.712*** (0.398)	-2.617*** (0.401)	-2.765*** (0.398)	-2.760*** (0.397)
R ²	0.147	0.151	0.151	0.149	0.147	0.147
样本量	2504	2504	2504	2504	2504	2504

说明:***、**、*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二)资助对大学生预期起薪的影响

预期起薪是在校学生对个人实力和毕业后发展的预判,体现了个人对未来更好生活的向往和追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教育结果的公平性。表 3 报告了资助总体以及 4 种不同类型资助对大学生预期起薪的影响。

模型(7)估计了资助总体对大学生就业预期起薪的影响。资助总体在 10% 的置信区间内对大学生的预期薪酬有正向的影响,说明获得过资助的学生,对薪酬的预期更高。

模型(8)估计了不同类型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为了进一步验证模型(8)的结果,模型(9)、(10)、(11)、(12)分别估计了仅获得某一种类型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通过结论可知,核心自变量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和勤工助学的显著性基本一致,说明其对预期起薪的影响结果也较为稳健。结论如下:

1. 获得过奖学金的学生对薪酬的预期更高。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好、综合素质佳,自我预期通常较高,因此更倾向于高薪酬回报。

2. 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对薪酬的预期更低。获得助学金的学生均面临家庭经济困难,对就业的需求一般较为迫切,不会过度择业,为了提高就业机会和录用概率,他们通常愿意降低对薪酬的要求,就业预期起薪较低。同时,获得助学金资助的学生往往更具感恩意识,愿意回报社会,也更有可能选择工资收入并不高的公益性工作岗位,如参加“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到基层开展教育、卫生、农技、扶贫等志愿服务。

3. 获得助学贷款不能显著影响学生的预期收入。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统计上并不显著,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对高收入的预期也是正向的,与国外的研究结论基本一致。可能的原因在于家庭经济不理想的学生不愿意负债,出于规避风险的考虑期望高收入能实现尽早偿还债务并有所储蓄;再者因为因

难家庭学生进行教育投资的机会成本更高,经济压力更大,因此预期收益也更高。

4. 勤工助学对就业预期起薪影响的回归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即参加勤工助学不能明显改变学生的工资预期。

表3 不同类型资助对预期起薪的影响

预期起薪	(7)	(8)	仅获得某种资助			
			(9)	(10)	(11)	(12)
资助总体	0.154 [*] (0.085)					
奖学金		0.471*** (0.112)	0.459*** (0.140)			
助学金		-0.212 [*] (0.110)		-0.299** (0.130)		
助学贷款		0.201 (0.161)			0.445 (0.452)	
勤工助学		-0.092 (0.161)				-0.374 (0.608)
女生	-0.410*** (0.086)	-0.415*** (0.086)	-0.412*** (0.086)	-0.410*** (0.086)	-0.409*** (0.086)	-0.406*** (0.086)
兄弟姐妹数	0.178*** (0.047)	0.192*** (0.047)	0.191*** (0.047)	0.188*** (0.047)	0.184*** (0.047)	0.185*** (0.047)
父母受教育年限	0.035*** (0.014)	0.026** (0.014)	0.026* (0.014)	0.030** (0.014)	0.033** (0.014)	0.033** (0.014)
家庭收入得分	0.131*** (0.024)	0.114*** (0.024)	0.116*** (0.024)	0.121*** (0.024)	0.127*** (0.024)	0.126*** (0.024)
学历层次	0.985*** (0.109)	0.973*** (0.108)	0.952*** (0.108)	1.031*** (0.107)	1.155*** (0.107)	1.019*** (0.107)
经法教管 专业	0.399*** (0.089)	0.343*** (0.091)	0.374*** (0.089)	0.4144*** (0.088)	0.424*** (0.088)	0.422*** (0.088)
成绩排名得分	-0.066* (0.036)	-0.045 (0.036)	-0.052 (0.036)	-0.080** (0.035)	-0.080** (0.035)	-0.078** (0.035)
课外活动	0.100*** (0.029)	0.101*** (0.029)	0.103*** (0.029)	0.100*** (0.029)	0.101*** (0.029)	0.102*** (0.029)

续表

预期起薪	(7)	(8)	仅获得某种资助			
			(9)	(10)	(11)	(12)
cut1	2.032*** (0.228)	1.895*** (0.229)	1.920*** (0.223)	1.865*** (0.225)	1.952*** (0.223)	1.948*** (0.223)
cut2	4.003*** (0.239)	3.878*** (0.240)	3.897*** (0.234)	3.835*** (0.237)	3.920*** (0.234)	3.916*** (0.234)
cut3	5.762*** (0.273)	5.640*** (0.273)	5.658*** (0.268)	5.593*** (0.270)	5.679*** (0.268)	5.675*** (0.268)
R ²	0.053	0.057	0.055	0.054	0.053	0.052
N	2650	2650	2650	2650	2650	2650

说明:***、**、* 分别表示 1%、5%、10% 的显著水平;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

(三) 毕业选择和起薪的其他影响因素分析

1. 毕业选择的影响因素

关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校经历对毕业选择的影响,各估计系数和标准误在模型间变动不大,一定程度上说明本部分实证结果的稳健性。其中,“性别”对于大学生毕业选择没有显著的影响。“兄弟姐妹数”越多的学生,越不可能选择升学,可能原因在于,孩子多的家庭经济条件普遍较差,学生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子女高文化水平的可能性越大,升学倾向明显,同时因为对未来有更多的考虑而具有“不确定性”。学生的“家庭收入得分”越高,越可能选择升学或不确定,因为宽松的经济条件使学生不急于进入劳动力市场。学生的“学历层次”越高,越可能选择升学或不确定,即本科生选择升学的概率更大,专科、高职学生的培养多以进入市场就业的技能型人才为导向,且继续升学的难度高、机会少,因此更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经法教管专业”的学生,更有可能毕业后选择升学,因为其攻读研究生的未来回报往往类型高于其他专业的学生,研究生毕业再进入劳动力市场更具择业优势,岗位级别和薪酬待遇可能会更好。“成绩排名”靠前的学生,可能选择升学和不确定,因为毕业后攻读研究生的优势明显,未来升学或就业的选择机会也多。参加“课外活动”越多的学生,越可能选择升学,说明不能一味地认定参加课外活动会影响学业,学术竞赛类的课外活动会与学业相互促进,实践类的课外活动也能提升学生表达、组织、创新等综合能力,使其更具升学的竞争力。“师生交流得分”高的学生,与辅导员交往越频繁,得益于关于发展规划的针对性指导和个性化帮助,基本不存在对未来发

展“不确定”的情况。

2. 预期起薪的影响因素

关于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校经历对预期起薪的影响,各变量在模型间的估计结果基本一致,且符合现实预期,再次说明本部分实证分析的稳健性。其中,女生对毕业后起薪的预期更低,可能与劳动力市场中隐性存在的“性别偏见”有关。“兄弟姐妹数”越多的学生,家庭条件可能更为困难,对收入有更高的需求,希望的起薪较高。“父母受教育年限”越高,对孩子培养投入的时间、精力、资金等成本越高,预期的就业薪酬回报也相对较高。“家庭收入得分”越高的学生,参考父母的薪酬,对起薪的预期相对较高。“学历层次”“经法教管专业”“课外活动”的系数均在统计上高度显著为正:一般而言,因为有更高的人力资本和教育文凭“信号”,普通本科生比专科、高职学生的就业起薪预期更高;“经法教管”等行业平均薪酬普遍高于其他很多行业,因此此类专业学生的预期薪酬相对较高;参与课外活动越多的学生,个人能力得到更多锻炼,自我预期相对较高,因而对就业起薪的预期偏高。“成绩排名”的系数为负,且在统计上显著,说明成绩排名越靠前的学生,对工资收入的预期越高,这与成绩好的学生有更高的自我预期和要求相契合。

四、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研究表明,资助会影响大学生的毕业选择和预期薪酬。资助总体以及其中的奖学金、助学金、助学贷款、勤工助学对大学生毕业选择及就业起薪的预期效应存在明显差异。总体而言,获得过资助的学生更有可能选择升学,并且对就业起薪的预期更高,说明资助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教育公平,实现阶层流动,改进收入分配,进而改变个人命运。分别来看,获得奖学金的学生毕业后更有可能选择升学,或者对毕业选择并不确定,对起薪的预期更高;获得助学金的学生更倾向毕业后直接选择就业,并且对薪酬的预期较低;获得助学贷款的学生对未来的预期更不确定;参加勤工助学的学生更有可能在毕业后选择直接就业。

此外,关于学生个体特征、家庭背景、学校经历对毕业选择的影响,兄弟姐妹人数多的学生越倾向于毕业后直接就业;父母受教育程度越高、家庭收入越高、就读的学历层次越高、成绩排名越靠前的学生,选择升学和不确定可能性越大;所学专业为经法教管的学生和参加课外活动越多的学生更倾向于毕业后升学;与辅导员交往越密切的学生,选择不确定的可能性越小。关于对预期起薪的影响,女生对毕业后起薪的预期更低;兄弟姐妹数多、父

母受教育程度高、家庭总收入高、学历层次为本科、所学专业为经法教管、参加课外活动多、成绩好的学生，希望的起薪较高。

资助对于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积累更高层次的文化资本和提升劳动力市场竞争力有如此重要的作用，未来更应进一步加强由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的转变。科学安排资助项目，构造全方位、全过程、全覆盖的成才型资助育人模式。根据时代的发展和学生的不同起点、不同水平、不同需求，对现有的资助模式进行优化设计，以人文关怀为中心，为学生提供“菜单式”的资助指导，实现经济资助与成长发展的有机统一。

第一，提高奖学金的资助额度，帮助学习成绩优秀的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解决后顾之忧，激励学生不断追求卓越、争先创优，通过努力奋斗改变自身命运。例如，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学术奖励计划，为有学术研究兴趣和继续深造潜力的贫困学生提供经济资助和科研指导，培养与提升其学术能力，为其继续深造提供机会和平台。

第二，加强助学金的精准分配，重点向经济需求缺口更大的特困学生倾斜，向缺少其他资助资源的新生倾斜，同时注重开展励志教育和感恩教育，培养学生的个人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例如，深入落实免费师范生、基层就业、应征入伍等资助政策，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成才观、就业观和价值观，引导和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建功立业。

第三，拓展助学贷款的模式，开发超越缴纳学费和住宿费以外的用于培训或游学等教育投资的发展性贷款，探索按收入比例还款型助学贷款的可行性操作，为困难学生的人力资本积累和就业选择提供更多的可能性。例如，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出境游学计划，资助有志于国际交流的贫困学生，帮助其开拓视野、激发动力，培养世界格局和中国情怀，为出国留学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第四，发挥勤工助学的就业推进功能，推进校企合作建立勤工助学基地，培养学生的劳动意识和工作技能，为步入社会打好基础。例如，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实践实习计划，鼓励和资助贫困学生参与社会实践、志愿服务、企业实习，培养适应社会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并在劳动和锻炼中明确职业规划，增加就业能力和机会。

第五，充分发挥教师的引导激励作用。资助工作者在日常管理中应当积极引导受助学生参与校园活动，主动联系问题学生进行团队辅导、职业指导，帮助学生找到归属感，提高幸福感，形成认同感，告别迷茫感，认识自己、找到兴趣、发挥优势，找准适合自己的人生定位和生涯之路。例如，设立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生涯辅导计划，为贫困学生配备一对一咨询的辅导员，通过

定期进行生涯规划指导、心理资本拓展的深度辅导,帮助学生走出迷茫,树立理想信念,明确人生方向和个人价值。

[参考文献]

- 曹同艳、崔昱、杨璐, 2014:《奖学金激励效应与就业薪酬的相关性研究》,《当代教育理论与实践》第10期。
- 陈宝生, 2018:《进一步加强学生资助工作》,《人民日报》3月1日。
- 黄维、要攀攀、李凡, 2016:《助学贷款对中国第一代大学生学业发展的影响》,《中国高教研究》第9期。
- 纪效琿, 2017:《大学生经济资助对人力资本发展的影响研究》,北京科技大学博士论文。
- 黎增、徐州, 2007,《高校激励与学生就业——论高校学生激励对学生就业的一个偏导》,《中国就业》第6期。
- 王昕, 2011:《高校勤工助学对大学生就业创业推进功能的探讨》,《继续教育研究》第6期。
- 俞佳超, 2010:《浅谈高校勤工助学的就业推进功能——基于武汉市部分高校的调查分析》,《湖北经济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第3期。
- Baum, S. and M. O'Malley, 2003, "College on Credit: How Borrowers Perceive Their Education Debt", Nellie Mae Corporation Report.
- DesJardins, S. L. and B. P. McCall, 2008, "Impact of the Gates Millennium Scholars Program on the Retention, College Finance, Work-Related Choices, and Future Educational Aspirations of Low-Income Minority Students",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Field, E., 2009, "Educational Debt Burden and Career Choice: Evidence from a Financial Aid Experiment at NYU Law School",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1(1): 1—21.
- Leslie, L. L. and P. T. Brinkman, 1978, "Student Price Response in Higher Education: The Student Studies",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 58(2): 181—204.
- Mattana, E. and J. Joensen, 2017, "Student Aid, Academic Achievement, and Labor Market Behavior: Grants or Loans?",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 Minicozzi, A., 2005, "The Short Term Effect of Educational Debt on Job Decisions",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24 (4): 417—430.
- Nicholson, S., Vujicic, M., Wanchek, T., Ziebert, A., and Menezes, A., 2015,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Debt on Dentists' Career Decisions",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Dental Association*, 146(11): 800—807.
- Rothstein, J. and C. E. Rouse, 2011, "Constrained after College: Student Loans and Early-career Occupational Choices",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95 (1): 149—163.

- Yang, P. , 2011, “The Impacts of Financial Aid on Learning, Career Decision and Employment”, *Chinese Education & Society*, 44(1): 27—57.
- Zhang, L. , 2013, “Effects of College Educational Debt on Graduate School Attendance and Early Career and Life Choices”, *Education Economics*, 21(2): 154—175.

The Impact of Financial Aid on Career Choice of College Students

HAN Li-li, TIAN Zhi-le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eking University)

Abstract: The financial aid provided for the college students should be based on the economic needs of poor students and focus on their long-term development, thereby exerting influences on their destiny. The Empirical studies based on the multiple Logit Model indicate that students who have received more than one sort of financial aid tend to pursue further education after graduation and have higher expectations of starting salaries for employment. In regard to the classification, diverse financial aid generate different results: students obtaining scholarships are more likely to continue advanced studies after graduation; grant-aided students and students who attend work-study programs tend to be directly employed after graduation; students who gain student loans show uncertainties about their future prospects. The starting earnings of students who achieve scholarships are expected to be higher than the others, while grant-aided students expect lower salary.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cientifically arrange the financial aid aiming to provide more opportunities and possibilities for students from impoverished families to access high-level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entrepreneurship and help them to achieve optimal individual development, thus cultivate talents to become qualified national builders and reliable successors to the cause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r a new era, which is regarded as the ultimate goals of the connotative development of higher education financial aid and also the significance of realizing education equity and social equity.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 financial aid; career choice; starting earnings

(责任编辑: 杨 娟 责任校对: 杨 娟 孙志军)